



百 篇 必 读 书 系

外国短篇小说百篇 必读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外国短篇小说百篇 必读

刘开华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短篇小说百篇必读 / 刘开华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百篇必读书系)

ISBN 978-7-02-007971-1

I. ①外…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外国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7279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28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37.5 插页 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971-1 定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前 言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短小精悍的叙事性文学体裁,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正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短篇小说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古代寓言可视为人类早期的短篇小说的一种形式。但直到中世纪,短篇小说才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和英国作家乔叟的作品中趋于完美。经过十七、十八世纪的衰落,十九世纪成为短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现代短篇小说在德国、美国、法国、俄国几乎同时兴起,出现了一代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而几乎所有的写长篇小说的文学泰斗也都写下了不少出色的短篇杰作。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世界短篇小说领域更是人才济济,异彩纷呈。

到如今,世界各国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可谓浩如烟海,精彩的短篇杰作也是数不胜数。但像《喀布尔人》、《瞎子的那只狗》那样的,能在读者心中产生巨大震撼力,让人读后久久乃至一生都难忘的小说,毕竟屈指可数。那么,怎样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从茫茫书海中欣赏到这样一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编纂一本《外国短篇小说百篇必读》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从茫茫书海中挑选出一百篇最优秀的、称得上经典的外国短篇小说,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这肯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所说经典,指的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本书的选编工作正是严格遵照这一定义进行的。它以十九世纪——欧美文学的黄金时代为主,兼顾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经过反复筛选,最终确定了近百位作家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短篇小说经典一百篇,荟萃于一集。在这近百位作家中,既有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这样的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也有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这样的文学泰斗;既有二十世纪十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有西方现代派的祖师爷。入选作品中有不少小说是中国和外国的短篇小说选本的必选之作,有一些小说多年来一直被收在许多国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这是一部让读者拿起来就很难放下的书。这一百篇小说或以情节或小说技巧见长,令读者读后击节叹赏,拍案叫绝;或以深远的寓意让读者掩卷沉思,久久难忘;而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小说会让不少普通读者耳目一新。

本书是一部厚重的书。它力求在一本书中尽可能恰当地展示出二百年来外国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但受篇幅所限,一些较长的优秀作品不得不割爱;受水平所限,漏选和选择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0年2月

目 录

英 国

萨 基

敞开着的窗户 1

黄昏 4

毛 姆

无所不知先生 8

午餐 13

高尔斯华绥

质量 18

雅各布斯

猴爪 24

吉卜林

约尔小姐的马夫 33

威尔斯

被盗的杆菌 38

吴尔夫

墙上的斑点 44

曼斯菲尔徳

画册的一页 51

小姑娘 55

爱尔兰

奥康纳

我的恋母情结 59

法 国

巴尔扎克

刽子手	69
-----------	----

梅里美

马铁奥大义灭亲	78
---------------	----

左 拉

陪衬人	89
-----------	----

波德莱尔

情人的形象	95
-------------	----

法朗士

圣母的杂耍艺人	99
---------------	----

莫泊桑

剥皮刑犯的手	104
--------------	-----

西蒙的爸爸	108
-------------	-----

都 德

科尔尼师傅的秘密	115
----------------	-----

教皇的骡子	119
-------------	-----

巴比塞

十字勋章	128
------------	-----

埃 梅

穿墙记	132
-----------	-----

特罗亚

最好的顾客	139
-------------	-----

加 里

墙	147
---------	-----

德吕翁

时来运转	150
------------	-----

俄罗斯

普希金

驿站长	158
-----------	-----

果戈理

马车	167
----------	-----

列夫·托尔斯泰

舞会以后	176
------------	-----

契诃夫

变色龙	184
万卡	187

高尔基

二十六个和一个	191
没有冻死的男孩和女孩	202

布宁

爱情学	210
-----------	-----

阿·托尔斯泰

俄罗斯人的性格	217
---------------	-----

帕乌斯托夫斯基

老厨师	224
-----------	-----

左琴科

产品质量	228
换装	230

德国

布莱希特

奥格斯堡灰阑记	233
---------------	-----

伯尔

罗恩格林之死	244
--------------	-----

格拉斯

左撇子	252
-----------	-----

奥地利

卡夫卡

乡村医生	257
骑桶者	261

里尔克

掘墓人	264
-----------	-----

茨威格

看不见的珍藏	273
--------------	-----

瑞 士

迪伦马特

狗	284
---------	-----

意大利

维尔加

乡村骑士	289
------------	-----

皮蓝德娄

西西里柠檬	295
-------------	-----

帕皮尼

没有归还的一天	305
---------------	-----

莫拉维亚

女明星	312
-----------	-----

布扎蒂

弄假成真的死者	317
---------------	-----

兰多尔菲

礼物	322
----------	-----

西班牙

阿拉尔孔

存根簿	326
-----------	-----

塞 拉

求求你们,别开玩笑	332
-----------------	-----

波 兰

显克维奇

音乐迷杨科	334
-------------	-----

匈牙利

莫里兹

七个铜板	340
------------	-----

约卡伊·莫尔

九个里面挑哪个呢	345
----------------	-----

美 国

霍 桑

大卫·斯旺	350
-------------	-----

爱伦·坡

黑猫	356
泄密的心	362

斯托克顿

美女,还是老虎?	367
----------------	-----

马克·吐温

加拉韦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372
竞选州长	376

哈 特

坦纳西的合伙人	381
---------------	-----

比尔斯

空中骑士	389
------------	-----

肖 班

一小时的故事	394
--------------	-----

欧·亨利

麦琪的礼物	397
警察和赞美诗	402

杰克·伦敦

寂静的雪野	407
-------------	-----

安德森

冒险	416
----------	-----

福克纳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421
-------------------	-----

海明威

人情世故	429
------------	-----

托·沃尔夫

远与近	434
-----------	-----

休 斯

一个星期五的早晨	437
----------------	-----

辛 格

泰贝利和魔鬼	445
--------------	-----

加拿大

汤姆森

特许活动区 454

卡拉汉

势利眼 460

里奇勒

本尼、欧战、迈尔逊的女儿贝拉 464

乌拉圭

基罗加

爱情的死亡 471

阿根廷

博尔赫斯

交叉小径的花园 478

墨西哥

鲁尔福

那个人 487

哥伦比亚

马尔克斯

巨翅老人 494

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 499

印度

泰戈尔

喀布尔人 503

摩诃摩耶 509

普列姆昌德

孩子 515

纳拉扬

瞎子的那只狗 521

日 本

森鸥外

高濂舟 525

夏目漱石

库莱克先生 532

志贺直哉

清兵卫和葫芦 537

菊池宽

投水救助业 541

芥川龙之介

罗生门 546

父 551

川端康成

厕中成佛 555

五角银币 557

泰 国

巴 莫

厨房杀人犯 562

吉尔吉斯斯坦

艾特玛托夫

我是托克托松的儿子 568

南 非

戈迪默

发现 574

澳大利亚

劳 森

上了炸药的狗 578

詹姆斯

雅各逃亡记 584

萨 基

萨基(1870—1916),英国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结构严谨,构思奇妙,结尾经常出人意料。《敞开着的窗户》和《黄昏》皆为世界名篇,被各国多种选本所采用。

敞开着的窗户

“纳托尔先生,我婶母马上就下楼来,”一位神色泰然的十五岁少女说道,“在她没下来之前,暂且由我来招待您,请多包涵。”

弗兰普顿·纳托尔尽量地应酬了几句,想在这种场合下既能恭维眼前招待他的这位侄女,又不至于冷落那位还没露面的婶母。可是在心里他却很是怀疑,这种出自礼节而对一连串的陌生人的拜访,对于他当时所应治疗的神经质毛病,究竟会有多大好处?

在他准备迁往乡间僻静处所去的时候,他姐姐曾对他说:“我知道事情会怎样,你一到那里准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和任何活人都不来往,忧郁会使你的神经质毛病加重。我给你写几封信吧,把你介绍给我在那里的所有的熟人。在我记忆中,其中有些人是很有教养的。”

弗兰普顿心里正在琢磨,他持信拜访的这位萨帕顿夫人属不属于那一类有教养的人。

“附近的人您认识得多吗?”那位侄女问道。看来她认为他俩之间不出声的思想交流进行得够久的了。

“几乎谁也不认识,”弗兰普顿回答说,“四年前我姐姐曾在这里待过。您知道,就住在教区区长府上。她写了几封信,叫我拜访一些人家。”

他说这最后一句话时,语调里带着一种十分明显的遗憾口气。

“这么说,您一点也不知道我婶母家的情况了?”泰然自持的少女追问道。

“只知道她的芳名和地址,”客人承认说,推测着萨帕顿夫人是有配偶呢还是孀居,屋里倒是有那么一种气氛暗示着这里有男人居住。

“她那场大悲剧刚好是三年前发生的，”那个孩子接着说，“那该是在您姐姐走后的事了。”

“她的悲剧？”弗兰普顿问道。悲剧和这一带静谧的乡间看来总有点不和谐。

“您可能会奇怪，我们为什么在十月间还把那扇窗户敞开得那么大，尤其在午后，”那位侄女又说，指着一扇落地大长窗。窗外是一片草坪。

“这季节天气还相当暖和，”弗兰普顿说，“可是，那扇窗户和她的悲剧有关系吗？”

“恰好是三年前，她丈夫和她两个兄弟出去打猎，就是从那扇窗户出去的。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在穿过沼泽地到他们最爱去的打鹌场时，三个人都被一块看上去好像很结实的沼泽地吞没了。您可知道，那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勤，往年可以安全行走的地方会突然陷了下去，事前一点也觉察不出来。连他们尸体都没找到。可怕也就可怕在这儿。”说到这里，孩子讲话时的那种镇静自若的声调消失了，她的话语变得断断续续，激动起来。“可怜的婶母总认为有一天他们会回来，他们仨，还有那条和他们一起丧生的棕色长毛小狗。他们会和往常一样，从那扇窗户走进屋来。这就是为什么那扇窗户每天傍晚都开着，一直开到天色十分黑的时候。可怜的婶母，她常常给我讲他们是怎样离开家的，她丈夫手背上还搭着件白色雨衣，她的小弟弟朗尼嘴里还唱着：‘伯蒂，你为何奔跑？’他总唱这支歌来逗她，因为她说这支歌叫她心烦。您知道么，有的时候，就像在今天，在这样万籁俱静的夜晚，我总会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总觉得他们几个全会穿过那扇窗户走进来——”

她打了个寒噤，中断了自己的话。这时她婶母匆忙走进屋来，连声道歉，说自己下来迟了。弗兰普顿不禁松了一口气。

“薇拉对您的招待，总还可以吧？”她婶母问道。

“啊，她说话挺有风趣，”弗兰普顿回答。

“窗户开着，您不介意吧？”萨帕顿夫人轻快地说，“我丈夫和兄弟们马上就要打猎回来。他们一向从窗户进来。今天他们到沼泽地去打鹌鸟，回来时准会把我这些倒霉的地毯弄得一塌糊涂。男人们就是这么没心肝，是吧？”

她兴致勃勃地继续谈论着狩猎、鹌鸟的稀少和冬季打野鸭的前景。可是对弗兰普顿来说，这一切确实太可怕了。他拼命想把话题转到不那么恐怖的方面去，可是他的努力只取得部分成功。他意识到，女主人只把一小部分注意力用在他身上，她的目光不时地从他身上转到敞开着的窗户和窗外

的草坪上。他竟在悲剧的纪念日来拜访这个人家，这真是个不幸的巧合。

“医生们都一致同意要我完全休息，叫我避免精神上的激动，还要避免任何带有剧烈的体育运动性质的活动，”弗兰普顿宣称。他有着那种在病人中普遍存在的幻觉，错误地认为，陌生人或萍水相逢的朋友都非常渴望知道他的疾病的细节，诸如得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等等。他接着又说：“可是在饮食方面，医生们的意见不太一致。”

“噢，是吗？”萨帕顿夫人用那种在最后一分钟才把要打的哈欠强压了回去的声调说。突然，她笑逐颜开，精神为之一振——但却不是对弗兰普顿的话感到了兴趣。

“他们可回来了！”她喊道，“刚好赶上喝下午茶。您看看，浑身上下全是泥，都糊到眼睛上了！”

弗兰普顿略微哆嗦了一下，把含着同情的理解的目光投向那位侄女。可是那孩子此时却凝视着窗外，目光里饱含着茫然的恐怖。弗兰普顿登时感到一股无名的恐惧。他在座位上急忙转过身来，向同一方向望去。

在苍茫暮色中，三个人正穿过草坪向窗口走来，臂下全挟着猎枪，其中一个人肩上还搭着一件白色雨衣。一条疲惫不堪的棕色长毛小狗紧跟在他们身后。他们无声无息地走近这座房子。然后一个青年人沙哑的嗓音在暮色中单调地唱道：“我说，伯蒂，你为何奔跑？”

弗兰普顿慌乱地抓起手杖和帽子。在他的仓皇退却中，怎么穿出过道，跑上碎石甬路，冲出前门，这些只不过是隐隐约约意识到而已。路上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为了避免和他相撞，紧急地拐进路旁的矮树丛里去了。

“亲爱的，我们回来了，”拿着白色雨衣的人说道，从窗口走了进来。“身上泥不少，但差不多全干了。我们走过来时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呀？”

“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纳托尔先生，”萨帕顿夫人说，“他光知道讲他自己的病。你们回来的时候，他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就跑掉了，更不用说道歉了，真像是大白天见到了鬼。”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看见了那条长毛小狗，”侄女镇定地说，“他告诉我，他就是怕狗。有一次在恒河流域什么地方，他被一群野狗追到了一片坟地里，不得不在刚挖好的坟坑里过了一夜。那群野狗就围着他头顶转，龇着牙，嘶叫着，嘴里还吐着白沫。无论是谁，都得吓坏了！”

灵机一动，编造故事，是她这位少女的拿手好戏。

黄 昏

诺尔曼·葛尔特茨比坐在海德公园的长凳上，背向着用公园栏杆围起来的长方形草坪。草坪上的青草是一簇簇栽上去的。在他面前，隔着那宽宽的马车道，是海德公园的跑马场。右面是海德公园的自由论坛，从那里，不时传来车辆的喇叭声和交通的嘈杂声。这是三月初的一个傍晚，下午六点半左右。暮色苍茫，笼罩着大地，只有那微弱的月光和点点星星的街灯的亮光冲淡着昏暗的夜幕。马路和人行道都空落落的。然而，就在这若明若暗的夜色中仍有不少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在活动着。他们有的荡来荡去，无声无息；有的把自己点缀在长凳和木椅上，一点也不显眼，在昏暗中，他们的身影已经无法辨认清楚。

葛尔特茨比此时心旷神怡。眼前的景色与他此刻的心情完全和谐。黄昏，在他看来，是失败者的时刻。经过奋斗然而仍不免遭到惨败的男男女女，在这日薄西山的时候纷纷出来活动。他们把失掉的好运、破灭的希望深深地掩藏起来，躲避着好奇者的寻根问底。他们寒酸的衣衫，压弯的双肩，忧郁的目光，在暮色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起码，他们不会被人们认出来。

被征服的帝王必然遇到人们奇异的目光。

人心中的这种滋味竟会如此辛酸。

徘徊在暮色中的那些人，决不愿意人们投来奇异的目光，所以他们才采取这种蝙蝠出游的方式，在正经游客走光后的乐园里，心情沉重地寻找着他们的乐趣。一片灌木丛和栅栏遮掩着他们。在这屏障的那边，就是华灯万盏、车水马龙的世界。透过一层挨着一层的窗户，万家灯火光亮耀眼，几乎驱散了黑暗。它标志着那一带是另一类人常去的地方。他们在人生的斗争中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或者，至少还没有到达不得不认输的地步。在这几乎是空无一人的便道上，葛尔特茨比坐在长凳上，止不住思绪起伏。按他此刻的心情来说，他愿意把自己划归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经济上他并不窘迫。假若他高兴，他完全可以信步走到灯火辉煌、人声喧闹的街上去，在那些已经享受着荣华富贵或者拼命想发财致富的互相倾轧着的人群中占据一个位置。他的抱负远比对金钱的追求微妙得多。不过，他失败了。此时此刻，幻灭已经使他心灰意冷，免不掉想去观察那些同他一样，在街灯照射不到的阴影里徘徊着的人们，把他们分门别类研究一番，好从中得到些乐趣。

长凳的另一端，就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老先生。从他的神态里，可以看出他正在和社会抗衡，但是他的气概已日趋衰退。或许这只不过是他仅有的一点自尊心的残迹而已。对任何人，任何事，他已经没有力量反抗，成功的希望更属渺茫。他的衣着并不能说寒酸，至少，在那暗淡的光线下还说得过去。然而，你却不能想像穿这身衣服的人会为了一盒巧克力花掉一枚两先令六便士的银币或是为一束插在衣领上的石竹花花掉九便士。毫无疑问，他是那种已然被人遗忘的乐队的一员——他们的演奏已不再能使任何人翩翩起舞；他也是世界上那种到处诉苦的人——但是他的悲哀已决不会使任何人洒一掬同情之泪。这时老人起身离去。葛尔特茨比想像得出，在他要回到那个家里，他准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所遭到的也只会是冷落。再不然老人就是回到那冷冷清清的落脚处。在那里，人们对他的关注始终仅仅集中在他是否有能力偿付每周的房钱上。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黑暗中。长凳上空出来的位子几乎立刻就被一个年轻人所占据。年轻人衣着虽然比较考究，但他面部的神情并不比那位老人开朗。新来的人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同时嘴里还狠狠地骂了一声，吐字之清楚就好像是要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他趁心如意。

“看来您心情不大好啊，”葛尔特茨比说道，心里揣摸着年轻人的这番表演准是为着引起他适当的注意。

年轻人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坦然得令人不能产生一点怀疑。但是葛尔特茨比反而因此一下子警觉了起来。

“要是陷入我的困境，您的心情也好不了，”他回答说，“我干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傻的事。”

“是吗？”葛尔特茨比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今天下午到的伦敦，本打算在伯克夏广场的帕塔刚尼安饭店落脚，”年轻人接着说道，“可是到了那儿我才发现，饭店在几个星期前给拆掉了。旧址上盖起了一家影剧院。出租汽车司机给我介绍了另一家旅店，远一点，可我只好去了。我刚给家里人写完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住处，就出去买香皂了——我讨厌旅店里的香皂，可自己又忘记准备了。我在街上溜达了一会儿，在酒吧间喝了杯酒，又逛了逛商店，然后转身回旅馆。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根本没记住旅馆叫什么，更不知道它坐落在哪条街上。这够多么尴尬！我在伦敦又举目无亲。当然了，我可以打电报给家里人，叫他们把地址告诉我，可是这封电报明天才能收到，而眼下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出来的时候，身上大概只带了一先令。买了块香皂，喝了杯酒，也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兜里只剩下两便士，只怕要落得个流浪街头，无